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九回 郭進大破耶律沙 劉鈞敕書召楊業

卻說敵烈不聽耶律沙之勸，率眾渡澗。眾未及岸，忽正東金鼓齊鳴，喊聲震死之寇，尚敢來惹速亡之禍耶？」敵烈亦罵曰：「汝中原窮武連年，貪心無厭，是以出師援漢。若早退兵，免遭日下之誅。」郭進揮兵衝入，敵烈掄刀迎之，兩馬相交，戰上二□余合。澗左一彪軍出，乃呼延贊也，挺槍躍馬，縱橫衝斷其陣。敵烈怒，力戰二將不退。對壘耶律沙望見敵烈勢危，急催後軍涉澗救之。南陣右側高懷德之兵又到。兩下鏖戰，箭下如雨。郭進鼓勇向前，敵烈勢力不支，潰圍而走。郭進追及之，揮起提刀，斬落於澗中。可憐北地英雄，化作春夢。是時宋兵馬競進。北軍大敗，殺死澗中者，不知其數，屍首堆壘，澗水為之不流。當下耶律沙引敗眾望小徑逃走。呼延贊、高懷德率勁兵追之。耶律沙正危急，忽身後一支軍馬殺出，乃遼將耶律斜軫。蓋蕭太后恐前軍有失，故命耶律斜軫屯兵山後，以救不測，至此遇著耶律沙殺敗走到。耶律斜軫乃整兵奮力殺退宋兵馬，保得耶律沙等去了。高懷德等合兵一處，報捷於太宗。太宗大悅，仍下令逕趨晉陽。

城中劉鈞聞遼兵大敗而走，驚懼無地，乃集群臣商議。右相郭有儀奏曰：「宋兵勢大，難以迎敵，不如奉表稱臣，一則可以免禍，二則救滿城百姓。」劉鈞嘿然。中尉宋齊丘奏曰：「河東城堅池深，精勇之士不下數□萬，若使背城一戰，成敗未可知也，何以輒屈膝而事人乎？臣舉一將，足以破敵。」劉鈞問曰：「卿舉何人？」齊丘曰：「世居幽州人氏，姓馬名風。當黃巢作亂之時，聞此人名聲，兵不敢入州。使一根鐵管槍，與王彥章齊名。今棄武學道，隱居嵩山。此人雖老，尚可用也。陛下若降詔召其為帥，率兵以退宋師，必收萬全之功也。」劉鈞曰：「誰可責詔召之？」有捲簾將軍徐重進曰：「臣願齎詔前往。」鈞即下令，遣重前詣嵩山。

徐重來到山前，遠望見一所茅庵。逕進庵門，窺見內有一人，身長八尺，黑面銀須，端坐於石墩看經。重進前揖曰：「此處莫非馬將軍莊上否？」其人起而問曰：「閣下從何而來？」重答曰：「小可奉漢主之命，齎詔來宣馬道士下山，以退宋兵。」其人曰：「貧道就是馬風，但我年已老邁，不比往年矣。今既奉詔旨，不敢不權為拜受。」因喚山童，擺設香案，拜受詔旨畢。

邀重入庵後，分賓主坐定，乃問之曰：「宋君舉兵北伐，誰為正將？」重答曰：「宋軍憤戰之將極多。惟有先鋒呼延贊，英雄莫敵，近來攻取關州，皆此人之力也。今有宋中尉舉足下能御宋師，特遣上官齎詔來宣。乞承旨下山，以慰我主之望。」馬風笑曰：「貧道筋骨衰老，鬢髮霜侵，年近九□，大非昔日之比，且弓馬久廢，何能堪此重任？今山後楊令公擁兵於應州，何不舉之退敵，而來召我耶？公宜亟復王命，勿誤軍情。」徐重聞言，遂不敢再強，只得辭別馬風。

歸見北漢主，把馬風口內情辭，如此這般，一一奏上。劉鈞聞說馬風不肯應命，悶悶不悅，與群臣再議退敵之計。丁貴進曰：「事勢如此，陛下只得再召楊令公，來救國難。」劉鈞曰：「楊家屢次出兵應我。往年澤州之盟，與宋師講和而歸，甚稱宋之恩德。寡人疑其有通謀情意，故不欲再召之。」貴曰：「陛下以仁義待人，楊家父子，乃忠義之士，寧肯負國耶？」劉鈞准奏，復遣使齎救命，逕詣山後，來見楊令公，宣讀詔書曰：

孤守晉陽，謹保一城。雖無湯武之德，常慕事大之名。自周世宗，恥仇不絕，屢被侵伐。今宋君繼立，復率精兵，長圍城下。百姓抱死亡之急，城郭有繫卵之危。惟汝父子，忠勤效命。詔書到日，即宜引兵赴關，以救國難。成功之日，當頒重典。故茲詔示。

楊令公得詔，與王貴議曰：「宋兵屢侵河東，若不救援，則有違詔之責；若逕興師，則前番與宋議和，豈宜失信？君何以計之？」王貴曰：「將軍河東鎮臣，主上有難當救，何用執小信而遲疑？」令公然其言，即委王貴領鎮應州，自率六子，部精兵三萬，前來救應河東。有詩為證：

萬馬南來勢氣雄，旌旗閃爍蔽長空。

全憑國士擒龍策，一定封疆頃刻中。

哨馬報入宋軍中，主帥潘仁美召集諸將議戰。高懷德進曰：「楊令公乃勁敵也，自周世宗之朝，每與對敵，未嘗得利。今又舉兵再至，當以深謀遠計戰之，不可卒攻也。」呼延贊曰：「小將亦聞楊家父子，天下無敵。我先領本部於來路衝擊一陣，且觀其勢如何。」仁美允其議，即令贊前去。贊得令，率馬軍八千而行。

卻說楊令公兵馬來到臥龍坡下營，哨騎報入：宋軍於□里之外阻住去路。令公笑曰：「敵賊不知兵勢，自來取敗。」問軍中：「誰先出馬？」道未畢，第五子楊延德進曰：「不肖願先上陣。」令公許之，即付精兵五千。延德全身貫帶，部精兵鼓噪而來。兩陣對圓，延德綽斧跨馬跑出，高叫曰：「宋將何不速退，將欲自取死亡耶？」贊大怒曰：「無名小將，今日休走。」即挺槍躍馬，直取延德。延德舞斧來迎。兩騎相交，二將連戰四□余合，不分勝負。贊馬上自思：「人稱楊家父子英雄，果不虛語。」二人欲復鬥，馬不堪馳。延德曰：「馬力困乏，明日再戰。」南北乃各收軍還營。延德回見令公，告知：「宋將與兒連戰四□余合，未決輸贏。」令公曰：「近聞宋軍有呼延贊，武藝精銳，莫非正是此人？明日吾親觀之。」因下令征進，離宋營數裡下寨。

楊七郎欲建首功，密引部兵三千，潛地出寨，來劫宋營。正值潘仁美與郭進、高懷德等在軍中議論兵法，忽然燈爆火滅。仁美曰：「莫非楊家有兵劫寨，天公預使見報？」下令諸軍多設弓弩，以備不虞，不可出兵騷動。高懷德等各按營而守，遵令分遣埋伏。

楊七郎自料宋兵無備，引部下喊聲攻入。忽營內一聲梆響，伏軍萬弩齊發，箭如雨落。北兵射死者不計其數。七郎急回馬，被高懷德、郭進兩騎衝出，追殺五里而回。七郎部兵折去大半。令公知之，大怒曰：「不由軍令，致損許多人馬，按法當誅。」即令軍政司押出七郎，斬首示眾。軍令才下，牙將張文進曰：「七將軍雖有罪，其志蓋為國也，誤致傷折，情理可原，望乞令公赦之。」楊令公曰：「父子雖至親，法令不敢私，務必斬之。」眾將力為解勸，令公怒始稍緩，乃著軍政司誅剗七郎，即於帳前捆打四□，血肉淋漓，觀者無不凜然。七郎匍匐謝罪而退。

令公謂眾曰：「吾眾初到，未可便與交鋒；須待養成數日，審機而戰，無有不克。」眾將得令，人各堅守不出。

卻說宋帥潘仁美聽知楊家軍馬來到，遂撤圍迎戰，南北對壘立營。一連拒守□數日，各不出兵。仁美遣健卒前去緝探北兵動靜，回報：「楊家軍馬，各嚴整兵器，欲與我大戰。」仁美聞報，即使下令諸將，分營出戰。高懷德為左翼，呼延贊為右翼，郭進為前後救應。分遣已定，眾將各整備迎敵。

次日平明，鼓罷三通，南陣上潘仁美當先出馬，上手高懷德，下手呼延贊，三匹馬一字擺開。對陣楊業亦部兵出戰，金盔銀鎧，白馬紅袍，左有延朗，右有延昭，父子將兵，威風凜凜。仁美在門旗下暗暗稱奇，出馬問曰：「河東逆命之國，特來問罪，公何屢次出兵救之？」令公厲聲曰：「汝主據有中原，尚自不足，連年窮師遠討，既不免為貪兵；況向年講和而退，盟血未寒之日，又來侵犯，是何道理？吾受劉主厚恩，特來救援。汝等急早退師，猶存舊好；若牙迸半個不字，吾驅太原之兵，殺汝片甲不回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

仁美聞言大怒，問陣中：「誰先出馬，擒此匹夫？」言未畢，這壁呼延贊挺槍出馬，望楊業刺來，那壁楊延朗一馬上前截住廝殺。戰到七□余合，不分勝敗。忽宋陣中鳴金收兵，原來太宗看見楊家父子，盡是英雄豪傑，心中只要招撫，故此鳴金收軍，以待圖策招徠，那時河東不難下矣。

